

民間戲曲歌謠散論

李 岳 南 著

海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論散謠曲戲間民

李岳南著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三四號

一九五四年三月初版

一—五〇〇〇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書名 民間戲曲歌謠散論

著者 李 岳 南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三四六號七〇一室

排版者 上海海靈路六九七號
毅華印刷所

印刷者 興業泰記印刷所

定價 人民幣六八〇〇元

〔類別〕文學藝術〔開本〕32〔定價頁〕212〔字數〕91000

中國文藝研究叢書



上海出版公司

要 提 書 本

本書包括十七篇文字，對於我國豐富多采的民間文學（戲、曲、歌謠、故事）等，分別作了細緻的分析研究，說明它們產生的原因和藝術價值，以及某些部分是被封建統治階級所歪曲腐蝕了的。目的在使這些最生動、最豐富的文藝寶藏，篩去渣滓，還到它人民創造的本來面目，達到更有組織性、集中性的高度。

聊齋四論

何滿子著

(排印中)

“聊齋誌異”之所以爲廣大人民所珍愛，是因為作者蒲松齡主要地是從人民羣衆觀察現實的角度上出發，藝術地紀錄了和創造了豐富的神話色彩的故事、民間傳說、古談和異聞。本書著者對於蒲松齡的事蹟和“聊齋”的藝術價值，以及它的影響，做過深入的研究，寫成論文四篇，輯爲本書，向研究祖國文學遺產者提出珍貴的見解和豐富的資料。

敦煌變文彙錄

周紹良輯

(排印中)

“變文”是我國一切傳唱文學的始祖，但却湮沒無聞將近千年。當一九〇七年敦煌千佛洞石窟藏書發現，才爲我國文學史帶來了一個重大的消息，因爲在其中有着是“寶卷”，“彈詞”之類的始祖的“變文”，且都是些氣魄宏大，描狀活潑的佳作，然而這些唐代寫本，大半爲帝國主義者竊盜以去，現在分存在英、法二國的博物院、圖書館中。廣下的分散在國內公私收藏家手中。因而欲窺敦煌“變文”全豹，頗感困難，每爲研究我國古典文學者引爲憾事。本書編者費多年時間，始自國內外圖書館和私人收藏家處彙輯成此巨編。

中國文藝研究叢書

目次

論『白蛇傳』神話及其反抗性·····	一
論表現在戲劇上的『孔雀東南飛』·····	一五
對於神話和神話劇的我見·····	三七
談『牛郎織女』的主題思想及其他·····	四〇
怎樣在戲劇上處理『王倫』這個歷史故事中的人物？·····	五三
論『俠客』與『俠客戲』·····	五九
談民間小戲、拆唱及其他·····	六三
談民間說唱詩·····	七〇
談曲藝劇·····	九〇
聽曲雜記·····	一〇三

民歌的戰鬥性·····	二〇
控訴封建婚姻的民歌·····	二六
談兒童歌謠·····	三九
從『詩三百篇』中看農奴和婦女生活之一斑·····	三二
民歌的掠取·····	一五
四川農民的翻身詩歌·····	一六
如何學習民間文藝中的語言？·····	一七
後記·····	一八

論「白蛇傳」神話及其反抗性

高爾基說過：「一般講來，神話乃是自然現象，與自然的鬥爭，以及社會生活在廣大的藝術概括中的反映。」（原始文學的意義）而這種藝術的創造者（和其他民間歌謠、故事、寓言、諺語一樣），都是勞動人民自己，所以，如果我們不知道民間的口頭創作，就不知道勞動人民的真實歷史。從人類還沒有劃分為剝削與被剝削兩個階級的時候起，勞動人民在現實生活上所提昇出來的神，是住在地上的，（如希臘古代諸神，住在亞靈匹斯山上，中國神話中的土地、灶君和人們最親近，屈原九歌中的神，大多住在人間。）他們和人一樣：寬待馴順者，仇視壓迫者，而且，有時和人一樣好報復、好榮名。在原始人的觀念中，神並非一種抽象的概念和幻想，神是勞動和智慧的花朵。所以最好的神話是具有「永久的魅力」（馬克思）。

魯迅先生也說過：「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及，則自造衆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中國小說史略）後來，剝削階級便把一部分神，從勞動人民那裏攫取過來，由地上搬到天上，於是，神便成了一小部分高高在上的奴隸主和封建主的化身。這些神不再是勞動人民的教師、同事、朋友和戰友了，相反地，成了威嚇人民的象徵，和仇視人民的最高統治者。接着，在人民羣衆中間，就出現了反抗的意志，這種意志集中在關天宮的孫行者，斧劈華山的沉香，以及爲人類取火的普羅米修士這一些超人的英雄們的身上。因此，普羅米修士等又成了人民的神話材料。很明顯地，要是人民對於地上的統治者（剝削者）沒有加倍的憎恨，那麼普羅米修士一類的反抗性的神話，是不會在勞動人民日常生活中存在這麼久的。

白蛇傳的本質，也是屬於反抗性的，它反抗的對象，是封建社會的地主僧侶及封建道德。根據歷史的記載，我們知道東漢明帝永平年間，佛教才傳入中國，然而那時在人民心中存在着的佛教的觀念非常薄弱，後經三國、六朝，由於封建主的倡導，遂爲佛教極盛時期，至唐、宋而不衰。南宋時的國都臨安，佛教也盛

行，及至元朝，喇嘛橫行巷里，更是歷史上空前所未有的現象。

回看在封建社會裏，凡是名山秀湖，必有寺院林立，其中的地主僧侶，不但佔有附近的山田，而且連山上的樹木和山下水中的魚蝦，都是他的財產。一般的勞動人民是他的佃戶，長年辛辛苦苦，不得溫飽，還要逢年過節，把血汗換來的代價，買香紙供品，送進山門。連「放了生」的魚，一進了地主僧侶的池沼，便不屬放生者所有，等到小魚長大了，地主僧侶又把牠們賣給佃戶們，圖取利潤。

由於這種種關係，一般的勞動人民，便從現實生活裏，創造了許多反抗性的形象來，或者以巨人的姿態出現，或者以人頭獸身的姿態出現。而且，把古代一些具有鬥爭性的人物（除了對社會的鬥爭外，還有對自然的鬥爭）也神格化了。這些神話，是樂觀主義與英雄主義的，是戰勝一切敵對勢力的信心。比如，在斯拉夫的敘事詩中，由於沙俄教會的腐敗，農夫勇士才會射擊教堂的頂尖，而河盜布斯拉伊才會「冒瀆聖物」（H·皮克薩諾夫作高爾基與民間文學）。『在俄羅斯的總之在斯拉夫的——敘事詩裏，你們不大找到宗教的主題。可以這樣想，斯拉夫的敘事詩少受教堂的影響，多保持了一點異教的古風，在「婦女形象」一

欄裏可以找到無量數的實事，它們清晰地表現出教會對婦女的瘋狂的、虐待的、骯髒的態度。」（見前書）同樣地，這種地主僧侶們的骯髒的行爲，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數見不鮮的（尤其是元朝表現在喇嘛身上），於是，反映在人民藝術中的，便是和白蛇傳一類的傳說和神話。

白蛇傳故事的高潮，應當是「水漫金山寺」這一個鬥爭的場面，也是最令人稱快的場面，你看白素貞和青青的壯美的形象；及其所擺出的堂堂的陣勢，使那地主僧侶的權威代表者法海，也該發抖吧！然而，當封建社會的基礎尚在鞏固的時期，地主階級遭受了打擊，只能使他搖動，還不能使他毀滅無餘，所以，白娘子之被鎮於雷峯塔下，祇是表現了被壓迫者的受難。

然而，在封建社會，有不少的文人，他們深切地了解神話在社會上的勢力，於是便把最膚淺的因果思想及宿命論，用志怪的體裁發揮出來，在中國，從六朝時就開始了；這類的書籍，現在仍然存在的有顏之推的冤魂志一卷，其他有逸文可見而作者可考者，有宣驗記、冥祥記、集靈記、旌異記等。他們企圖以這些迷信和志怪作品，來驅逐那些「最深刻，最鮮明，在藝術上達到完美的英雄典型」

的神話，正如高爾基所說，在爲生活而鬥爭的過程中，『自古到現在就有兩種思想，兩種力量在活動着：其中一種需要神以作爲工作完善化的形象，作爲在勞動中模倣的範例；而另一種，則神是作爲鞏固它的違法的政權工具。』（見宗教與神話的因素）封建主、地主僧侶及御用文人，三位一體地用形而上學的爲剝削階級服務的文學作品，滲入了人民的創作，於是把人民的創作，給以歪曲和腐蝕了。比如，在俄羅斯古代民間敘事詩中，有關於米庫拉的故事，米庫拉本來是農民的稱頌者，但是，在貴族、地主、軍團一方面，却歪曲了這個敘事詩的意義，掩飾了這個敘事詩的真面目，說米庫拉並不是農民的代表，他幫助公爵徵收農奴的租稅，因此公爵就叫他管理農奴——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由此，可以看出，在有些記載上（如 Aeschylus 的三部曲），普羅米修斯和宙士的『終歸諒解』，這是符合剝削統治階級的哲學的。而在白蛇傳中如煊染佛法威力及宣傳出家等部分，也絕非出自人民之手，是御用文人有意增添的，於是一個完美的民間神話，不免被蒙上了『迷信和神怪』的外衣了。所以，我們必須從那些民間文學材料的總體裏，抽出真正屬於人民性的東西來。

『民間文學的意義，在把它的基於勞動成就的幻想同教會的聖徒傳的艱重的無才華的幻想對照之後，就特別地得到闡揚。』高爾基又在給蘇爾柯夫的信中說：『你不該忘記，宗教的詩——這是教會的詩，勞動人民的參加這種詩的創作是很可懷疑的。』在他的神話，民間文學的起源和發展的理論中，總是提到有關地主僧侶的反動作用；『在爲生活而鬥爭的過程中，完成了人們的分化爲創造者和指揮者。』高爾基所以這樣不憚煩地告誡着我們，就無疑給我們一個析光鏡，戴上這個鏡子，我們才不致抹殺了神話的價值。總之，白蛇的故事，和其他神話傳說一樣，是『街談巷語，自生於民間，固非一誰某所獨造也。』（魯迅：小說史略）它的前身，可能是『西湖主』（見吳研人的筆記），其中形容西湖主的威勢有『……遙眺湖心，忽有水冒出，擎空而起，矗立無欹，若中流之砥柱，然其高不知幾何尋丈也；水至高處，復散而下，紛紛如雨，俄而此水移動，若風之駛帆，漸去漸遠，漸遠漸低，以至於滅，而奔騰之聲，亦與之偕息；始解維盪槳，舟子云：『此西湖主過也。』』（『西湖主』是什麼呢？是人首蛇身式的超自然的形體。文獻中關於人首蛇身神的明文記載，據聞一多先生的考證，至早不能超過

東漢王逸楚辭天問注中女媧人首蛇身的記載，這種蛇在初民時代便是一種最強有力的圖騰（Totem）『後來有一個以這種大蛇爲圖騰的團族（Klan）兼併了，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於是便形成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龍了。』（聞一多全集）可見龍的基調就是蛇，蛇是一種強有力的象徵，也是白娘子性格的表現。又據『西湖水怪』（見述異記）已說明這個西湖的主宰者，是個『披髮女人，面白如粉』。西湖志則云：『俗傳有青魚白蛇之怪。』又據陸次雲的湖壖雜記所載『……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鎮。』其中有洪昉思的附記云：『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蟾，流福溝之大鼈，雷峯塔之白蛇。隆慶時，鼈已爲屠家釣起，蟾已爲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得而知也，小說家載有白娘子永鎮雷峯塔事，豈其然乎？』這些傳說，雖各有出入，但是都或多或少與白娘子的故事是有關連的。這種把自然界的一切都認爲有生命和靈魂的觀念，在古代人及如今落後的民族，是一樣的，由於對自然懷着畏敬心理，所以，像住在洞庭湖濱的人民，便創造了洞庭君神；此外，汾河有汾神，洛水有洛神，黃河有河神一類的神話的。

白娘子性格的另一面，是美的情感和愛的摯誠（這也是南方民間文學的特色，從屈原的九歌等作品中可以看出），在六朝吳越的民間傳說裏，也有水中的女神，叫青溪小姑，她與人間男子也發生過戀愛，我們固然不能證實青溪小姑和白娘子或小青有什麼瓜葛，但是它們出於人民生活的反映，那是一樣的。

在中世紀西歐的民間故事中，也有動物助人，動物與人結婚的神話。比如，法蘭西美洛西娜的故事。美洛西娜，是美貌的女神，她嫁給一個凡人，但是立有一個條件，即每逢禮拜六，她必須嚴格地蟄居着：不爲人擾，有一次，她丈夫破了約，從匙孔中窺着她的隱秘，見她變形爲一個海中人魚，在那裏沐浴，因此，夫婦兩個做了悲劇性的分離。又有類似的一個神話，說是在近於愛克斯的一個城堡主人叫萊蒙特，他的妻與他立約永不在她赤裸時相見，他們結了婚好幾年之後，有一天，他撕開了她沐浴時所用的幕布，因此，她立刻變成了一條蛇，鑽在水中不見了。莫里人與日本人也有這個故事的別本，這些故事和中國白蛇傳的故事，在某些情節上，有其共同性。比如因變形而引起的悲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在鄭譯民俗學淺說裏，有這樣的記載：「蛇的崇敬，爲恐懼所養育着。……」

蛇的形狀一代代地傳下來，被視爲魔力的伴侶。蛇在世界上每一地方都有的住着，這個動物時爲人所敬重。牠的奇美怪麗與幽靈似的 *Quinté*，牠的制克較低動物們的魔力，牠的致命毒涎以及牠的別的性质與作用，可說明牠所以被視爲超自然者的原因。對於牠的自附於人居的習慣，可追跡到牠的友情與保護者的觀念。』所以，蛇雖然在猶太教徒，及基督教徒被視爲仇敵，但是，一般地說來，牠至今仍爲印度諸民族所崇拜（印度有女身蛇的傳說，如東埔寨王宮供奉着九頭蛇精）其他如奴隸岸（Slave Coast）的黑人，以及中國人、日本人、埃及人，也多半崇拜着。又，希伯萊人乃是公開的蛇的崇拜者，直到國王希利結亞時代爲止。在各種的神話裏，從希伯萊的女巫，李麗絲（*Lilith*）以下，都有蛇尾或以紅蛇爲髮的婦人。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巨蟲或巨蛇，又是抗拒象徵着王權的太陽神（*Ka*）之敵手。

中國封建時代的地主僧侶們，是把那位「常將一絡痴繩子，縛盡婆婆世界人」的「愛慾三娘」（亦稱「痴心魔女」）做爲勁敵的，因爲她把那些「護法神」都打退過，但她終於失敗了。在她的美麗的頭上，就生着一條蛇（說明她是